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

——試論語言神祕思想對宋代等韻學的影響——

平 田 昌 司

日 文 提 要

唐五代に至るまでの中國音韻學史と深いかかわりをもちつづけてきた思想に、(1)漢代以來の音樂律曆理論およびその應用としての音聲による術數、(2)佛教により傳えられたインド言語思想とがある。この二種の思想は、言語音を一つの數的に整合した完全な體系として記述しようとする態度をとり、ために密教の影響下にかたちづくられた等韻學と比較的結びつきやすい傾向にあった。

邵雍『皇極經世』の『聲音唱和圖』は、音韻體系のかたちで萬物の存在を示そ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り、邵雍の思想にとりきわめて重要な構成要素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實は『聲音唱和圖』はその獨創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父の邵古『正音』にまとめられた術數および佛教の言語神祕思想をそのままに襲ったにすぎない。

言語音をもちいて占う術數の一派は、『皇極經世』以後、『聲音唱和圖』の祖述という形式で理論を發展させて行く。南宋祝泌『觀物篇解』はその一典型である。彼ら術數家は占いの實用目的のため言語音分析の知識を必要とし、『皇極經世解起數訣』のような等韻圖をさえ編むに至った。

『切韻指掌圖』が司馬光に僞託された原因も、上述の經過をふまえて論ずるならば、術數家による等韻圖の傳承とかかわり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される。卷首の掌圖、董南一序の「三百八十四」の數、術數家中での司馬光の傳說的地位など、『切韻指掌圖』が決して單純に音韻學の書物としてのみ存在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ことを示唆する事實だと言えよう。音韻學に對する術數思想等の干涉は兩宋に最も盛んであった。その餘波はなお清代にまで及んでいる。

第一章 前 言

本文試圖通過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①與所謂「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兩部宋代等韻圖，探討等韻學和術數學（以及象數易）的極爲密切的關係，並討論宋代等韻圖的形成和流傳上的幾個問題。

等韻圖在中國音韻學上的地位本來有點特殊。它在唐代中期以後纔出現，而且大都是佛教僧徒的作品。從敦煌出土伯二〇一二號「南梁漢比丘守溫述」的『守溫韻學殘卷』開始，等韻學始終掌握在僧徒手裏。沈括（一〇三二—一〇九八）『夢溪筆談』卷十五云：「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鄭樵（一一〇二—一一六二）『通志·七音略』：云「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此書」；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聲音韻譜序』（淳祐元年〔一二三二〕序）又云：「胡僧了義三十六字母，流傳無恙」，都說明了等韻學的分析方法跟梵語學有關。因此，等韻學的各種術語，如「三十六字母」「內外」「四等」「清濁」「七音」「開合」等可能由僧徒擬定，若干程度能看出梵語語音學概念的影響^②。一般士人接觸到等韻圖的機會已經比較少，就算接觸到也不易領會它的構造。換句話說，一般士人僅需要『禮部韻略』等賦詩應考使用的官韻。除了少數關心字音的學者以外，幾乎無人去研究新興的等韻學^③。

那麼，等韻圖的形成流傳，到底是爲了哪些目的呢？過去有幾種解釋，如（1）趙蔭棠^④：「『等韻圖』是與韻書相輔而行

的，牠是韻書的綱要，牠是韻書的簡化物」(四頁)；(2)王力一九三三：「中國佛教徒在學習『聲明』(梵語語法)的時候，必須研究音韻，……就來源說，它是佛教的東西；就它對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作用來說，它的用途却在于幫助人們了解反切」(四七頁)；(3)尾崎雄二郎一九七〇a：「(等韻圖是)胡僧爲了自己學習漢語的方便，利用自己又精密又豐富的梵語學知識創造出來的」(尾崎一九七〇，六頁)等。雖然這些解釋都有其根據，但還不足全面說明宋代以降等韻圖流傳情況，因爲一般士人當中心音韻的總歸是少數一部分，佛教僧徒研究音韻的雖然比較多，但所影響的範圍也不非常廣泛。另外還有一些問題，僅僅根據上面幾種學說似乎得不到完善的解釋。例如：爲什麼邵雍『皇極經世』中『聲音唱和圖』占有不少篇幅；邵氏聲音之學與『切韻指掌圖』之間的關係；『切韻指掌圖』作者託名爲司馬光的經過。

爲了解決這些疑案，宋代術數家的著作最有啓發性。張行成(紹興二年(一二三二)進士)『易通變』、祝泌『觀物篇解』、鮑雲龍(二二六—二二九)『天原發微』等都暗示等韻學和術數學、象數易的關係，詳見下文。而實際上，音韻學和術數學的合流並不是從宋代開始，早在漢代已經萌芽。至今各家音韻學史對此方面都看做如有似無，這也許由于忌避其中迷信色彩。這樣，我們必須全面考察漢語音韻學史上的術數家思想影響問題。否則我們看到的音韻學史，只會成爲偏重于合理性、科學性的，而遠離開真實情況的。

第二章 宋代以前語言神祕思想對音韻學的影響

二、一 漢魏六朝的術數家思想

宋代以前，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漢代以來的術數家思想，二是印度系統的語言思想。

首先，要從術數家的樂律思想談起。南齊永明年間（四八三—四九三）沈約等提倡「四聲說」，在此以前，中國的語音研究尚屬于草創階段，要說明語音現象，有時只好借用樂律用語，語音和其它種種聲音也沒有嚴格分別開來。所以下面準備簡單介紹術數家有關聲音的理論和思想，而且討論對象不單局限于言語聲音的範圍。就此方面，小川環樹^{二九}較早地注意到六朝音韻學和術數家的關係，黃耀堃^{二九}也有簡要的介紹，黃耀堃^{二九}又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本節內容主要依據黃氏的研究成果，請讀者參閱。

樂律思想和術數家的合流，主要分三個階段：(1)『周易』重視「數」的觀念；(2)樂律和「數」的搭配；(3)樂律和時間的搭配。

「數」的概念，在『周易』系統思想中，受到相當重視。^⑩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周易·繫辭傳上』）

這段說明天地一年的循環周期三百六十日與「萬物之數」都跟卜筮的策數一致。既然如此，從『周易』導出來的「數」就可以解釋宇宙間一切的事物、現象和時間變化的。後來『易緯乾坤鑿度』卷上所謂「天數」「地數」「卦數」「爻數」「衍天地合和數」等，以及『易緯乾鑿度』卷上的「求卦主歲術」是『周易』象數思想的發展。（第一階段）

樂律理論與上述「數」的思想從什麼時期開始混合，先秦文獻中記錄得比較少，論證頗有困難。根據『國語·周語下』，中國樂律理論上的兩大概念「五音（宮商角徵羽）」和「十二律」在東周已經出現。既是推算五音、十二律要依靠「三分損益法」等管弦長度的計算，樂律和數學應該在此時期發生了極為密切的關係。

如上面所述，「數」的體系是可以解釋宇宙間一切的事物、現象和時間變化的。樂律理論上五音、十二律的體系，以「數」

爲媒介，也跟五行、十二月相配而成了一個樂律象數思想^⑮。到西漢時期，這種思想發展成爲利用聲音的占卜方法，並且得到了社會公認的地位^⑯：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史記·律書〕

（正月旦）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史記·天官書〕

這類吹律聽聲而判斷吉凶的方法，一直影響到後代。但其具體占法似乎早已失傳，沒有文獻可徵。此外，東漢班固（三一）的『白虎通義·姓名』提到「吹律卜姓（名）」的方法：

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論姓）

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論名）

前者「吹律卜姓」最早見于『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所收京房傳^⑰。根據這一派術數家的思想，全部人類的祖宗最後溯源到五帝。五帝分別代表五德，五德跟宮商角徵羽相配合，所以根據姓與五音的配合關係，可以推斷出自己世系淵源^⑱。

後者「論名」條提到人初生時起名的方法，就是（1）聽嬰兒呱呱聲音而依照相符的樂律起名；（2）依據出生時的情況起名（如后稷名棄）；（3）依據出生時的身體特點起名（如孔子名丘）。有時單用一種方法起一字的名，有時合用兩種方法起兩字的名，並無成規^⑲。

雖則這些樂律姓名搭配定則和其分辨方法都已失傳，不過這是最早把文字和樂律聯繫起來的方法，在中國語言神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如黃耀堃二九二所言（四三頁），真正利用言語聲音來占卜的記錄等到東漢王充（二七—約九七）『論衡·詰術』纔出現：

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

王充舉出的「五音之家」已經放棄樂律，完全依靠字音的「張歛（口腔開閉？）」和「外內」決定姓、名、字，以避免姓名的五行相克。王符『潛夫論·卜列』又談到「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的「五音」，可見東漢時期利用語音判斷吉凶的占卜相當普及。黃耀堃二九三推測，這種「五音之家」在東漢出現，是「和當時審辨音韻的進步有關」，也和「聲訓」的流行以及對「共鳴的物理性質」的認識有關（三—四頁）。術數家的「五音」觀念是五行說的一種表現，其發展過程相當複雜，本文不擬深入地研究。重要的是，在東漢時期語音已獨立成為占卜工具，不再牽連樂律這個事實。（第二階段及其發展）

下面回頭討論西漢思想中樂律和時間的搭配問題。隨着陰陽家思想的發展，「五音十二律」跟一年十二月循環的秩序有了整齊的對應關係。例如『淮南子·天文訓』以二十四節氣、十二月和十二律相搭配，又云：

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這種理論和漢易中孟喜（西漢宣帝時人）卦氣說相當類似，只是有五音十二律和六十四卦的不同而已。

京房（公元前七—前五）的易學理論由焦延壽（王莽時人）傳受。其學說特點在於（1）六十四卦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相搭配（繼承卦氣說）；（2）重視樂律理論等方面。特別他的「六十律」實際上是繼承『淮南子·天文訓』的思想成立的樂律理論（黃元三，四頁）。不過，京房直接把「六十律」和一年三百六十日相配，並沒有再去編造一套「三百六十音」。當時流行的卦氣說把坎離震兌四卦從六十四卦除外，讓剩下的六十卦分管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六日七分法），或許京房「以六十律分期之日」（『續漢書·律曆志上』）說是在卦氣說影響之下成立的。

『京氏易傳』提出的理論中我們需要注意的尚有兩種：（3）納甲說，（4）納十二支說。前者即十干和八卦的搭配關係，後者是十二支和八卦各爻的搭配關係。把（3）（4）結合起來，八卦四十八爻都有跟它相配的干支，但其餘十二干支無法配合。納甲說、

納十二支說的根本目的在於『周易』八卦和六十干支時間循環過程聯繫起來，建立一套易學上的時間理論。⁽²⁸⁾

納音說是納甲說、納十二支說的應用形式，把六十律和六十干支相配合。納音思想最早見於揚雄（公元前五—公元一〇）『太玄經·太玄數』⁽²⁹⁾，西漢末年已經開始流行。⁽³⁰⁾這樣，六十律的位置在八卦、干支、一年循環的三個方面完全確定，樂律音階的循環也被認為時間循環的同一表現。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上』）

時間的遷移循環和萬物的生成消滅，在樂律（律呂）和干支（日辰）中有其反映，所以人們可以利用樂律干支掌握變化的規律，也可以通過聲音分析的手段折合成時間和萬物的變化情況。這裏所謂「律呂」的涵義比後代稍廣，包括語音在內。『續漢書·律曆志上』所引京房遺說是其例證：

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

風吹草木的沙沙聲音以外，一切聲音都歸屬於六十律，人的語音也自然成為占卜的對象，能代表宇宙的循環變化。（第三階段）

總而言之，有關聲音的神祕思想在兩漢之交已基本完成，東漢中期也出現了利用語音判斷姓名吉凶的術數家。聲音、曆法、易學相雜是其顯著特點，對於後代語言神祕思想的內容與形式，都有很大的影響。同時期盛行的「聲訓」說，以及稍晚出現的「反語」⁽³¹⁾代表這種聲音的神祕思想的另一個側面。隨着音韻學的發展，這派思想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語音對術數家的重要性到達了不可動搖的地步。例如『隋書·經籍志三』列出十一部冠有「五音」「五姓」二字的術數書，呂才（600—645）『陰陽書·敘宅經』（見『舊唐書』列傳二十九呂才）云：

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張、王

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

這些都是漢代術數家的遺風所及³³，可以證實漢唐語言神祕思想連續的一面。

二、二 佛教的語言神祕思想

東漢以來，佛教經典由中亞各國傳入中國，在翻譯經典的過程，梵語學和印度語言思想發生影響。特別在唐代以降，佛教語言思想的影響最爲深廣。

佛教經典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地接受的外語文獻，從事譯經工作的僧俗首次面臨語言問題。因此，他們不得不認真進行梵漢語言特點的對比研究³⁴，也得努力解除一般士人對外語的誤會³⁵。還有印度語言學著作的論述，可能給予中國音韻學不少影響。關於印度語言學在漢語音韻學史上的貢獻，前人已經提及了幾點，如(1)反切的進步³⁶；(2)四聲說³⁷；(3)三十六字母和唇舌齒牙喉半舌半齒七音的分類³⁸；(4)『切韻』韻部的排列次序等。這些問題是在梵漢對比研究的過程必然發現的。

除此而外，不可忽略的是印度語言神祕思想的流傳。印度自吠陀時期異常重視語言，由於準確傳承吠陀的需要，高度發達了吠陀分支六門學科（祭祀、語音學、語法學、詞源學、韻律學、天文學）。後來波顛闍利（Patañjali 約公元前二世紀人）的『大疏（Mahabhasya）』等毘伽羅論（語法學）、弭曼差派哲學（Mīmāṃsā 約成立於公元前二世紀）、屬於吠檀多（Vedānta）系統的伐致呵利（Bharṭṛhari 約五世紀後期人）等「聲論師」建立語言哲學，提倡了語言的常住不變³⁹。此一系統思想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有：(1)梵天造字說；(2)「語音總表」的概念。

(1)梵天造字說：印度教認爲梵語梵字是梵天所造，佛教也沿用這個起源說⁴⁰：

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慧皎『高僧傳』卷一安清）

印度梵書，名爲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天先說，傳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慧立、彥琮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中國傳統的文字起源說以爲文字是人造，如『說文解字敘』云：「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跟梵天造字說相比，未免稍遜一籌。因此，佛教徒宣傳自己比儒道二教的優越性時強調這一點，以貶低中國固有的漢字和漢文著作的價值：

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居于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僧祐〔四四一〕
五〇）『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天竺音字，一准上天。……震旦文言，下方蟲鳥，或出凡情，曾無典據。（道宣〔五六一六六〕『釋迦氏譜·序所託方土』）
至如四十二字母及十二字音，從毘盧遮那佛心生，則鳥迹蟲文之所不逮。（顧齊之『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寫于開成五年〔八四〇〕）

佛教僧徒承襲印度教思想，認爲世界毀滅的劫災一至，只有梵文能永遠無異地流傳到下一劫世界，其它所有的語言文字一律消滅。例如慧琳（三三—一〇）『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梵經條下云：

云阿察囉 (akṣara) · 唐云文字。……〔義釋〕或云常住。言常住者梵字獨得其稱，諸國文字不同此例。何者，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及諸胡國所有文字，並是小聖睿才隨方語言演說文字，後遇劫盡三災起時，悉皆磨滅，不得常存。唯有此梵文隨梵天王上下，前劫後劫皆用一梵天王所說，設經百劫亦不差別，故云常住。

雖然慧琳有所顧忌而未敢明說，漢字也屬「小聖睿才」所造的文字，漢語文獻將來遭遇劫災時會全部毀滅。這種思想尤其對道教打擊最大。爲了保證道教的永恒，道教徒被迫偽造了一些經典，提出了自己的語言神祕思想。北周甄鸞『笑道論』（天和五年〔五〇〇〕序。收于『廣弘明集』卷九）引用的道教經典中有不少涉及道教語言神祕思想的記載，但模仿佛教的痕跡無法掩飾，說明在北周時期有關梵文的神話已經成爲普遍的知識。例如：

『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笑道論』十三所引『南極真人問事品』）

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般若經』）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元始（天尊），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笑道論』二十七所引『度命妙經』）

這兩條顯然仿效梵天造字說。至于『度命妙經』，還提出大小劫的區分，以為佛教經典等僅能避免「小劫」的劫災，遇到「大劫」而能流傳下去的惟有『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

道教的語言神祕思想，反正是依據佛經奪骨換胎而成的，實際上沒有任何新意。不過，道教和術數家關係密切，道教吸收佛說開始提倡永遠不變的語言文字的存在，對後代術數家有不少影響。

(2)「語音總表」的概念：吠陀分支中的語音學叫式叉（Śikṣā），給梵語語音的分類、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做了非常嚴密的定義和描寫^④。所以梵文字母表『悉曇章』的輔元音排列方法極有條理，而且組合這些輔元音可以拚出梵語音系的全部音節。值得注意的是，密教系統的佛教僧徒以為，『悉曇章』不但是梵語總音節表，同時是世界應有的語音的總目。如日本空海（774—835）『梵字悉曇字母并釋義』云：

右十二字（即 ka ka ki ki ku ku ke kai ko kau kam kah）者一個迦（ka）字之一轉也。從此一迦字母門出生十二字，如此一二字母各出生十二字，一轉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四合轉，都有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曇章』本有自然真實不變常住之字也。三世諸佛皆用此字說法，是名「聖語」。自餘聲字者，是則「凡語」也。非法然之道理，皆隨類之字語耳。若隨順彼言語，是名妄語，亦名無義語。若能隨順「聖語」，即得無量功德。

每個輔音與十二個元音（am aṁ an āṁ 包括在內）相結合，三十四個輔音（ks 包括在內）一共產生四百零八個音節。再加上二

合、三合、四合的複輔音音節，共有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種組合。這裏明確寫出梵語音節總數，同時聲明只有這些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個音節是「聖語」。而其它語音，假使是活語言中存在的，都屬於「凡語」。「凡語」既不能成爲永恆的存在，也不能用來講述佛教的教義⁴³。

在梵語學東傳以前，中國音韻學似乎還缺少等韻圖一類的語音總表，更看不到「聖語」「凡語」的概念。這系統語音總表促使中國音韻學形成等韻學⁴⁴，同時帶來了「自然真實的語音總數應符合規律」「語音總表所收的聲音將永恆不變」等神祕色彩。下面所論述的宋代等韻學發展史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從印度語言神祕思想滋生的成分。

二、三 盛唐至宋初的音韻學和術數學

術數家和佛教對音韻學的影響，在盛唐至宋初時期尤其顯著。從玄宗開元四年（七二六）善無畏來華以來，密教在中國開始流行。密教特別重視念誦梵文呪語（語密），把它列爲修行的三密門之一⁴⁵，教義上也給予語言很高的地位。而且其經典儀軌所涉及的知識面比較廣泛，也是一個特點（如『宿曜經』、『七曜攘災訣』等要求天文律曆的知識⁴⁶）。由這些原因，密教僧徒嫻習天文律曆、占卜、梵語等學科，使印度學術的流傳獲得更多的機會，也在中國音韻學上引起了積極的作用⁴⁷。

但是，密教並沒有排斥中國固有的術數學，而把它吸收到自己的附屬學科裏面。在此一點功勞最大的是一行。

一行（六七—七七）是唐代密教創始人善無畏（六七—七五）的高足，與師合譯密教重要經典『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日經）』七卷，又著『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大日經疏）』二十卷，在密教傳統中地位極重。『舊唐書·方伎傳』又稱他「尤精曆象五行之學」，出家以前對『太玄經』造詣很高。在此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開元大衍曆』⁴⁸、『易傳』十二卷⁴⁹、『攝調伏藏』十卷等。

『大衍曆』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採用印度曆學的方法，二是附會『周易』的「數」的體系解釋曆法。這兩點說明，一行

雖是密教高僧，但他在數學方面並不要排除傳統的理论。例如『卦議』（『新唐書·曆志』三上）討論諸家卦氣說的得失，『發斂術』（『新唐書·曆志』四上）列舉二十四節氣和六十卦的搭配。至于『曆本議』（『新唐書·曆志』三上）的下面一段記載，完全根據『漢書·律歷志』（請參看本文二六頁引文），可以看出納音說對唐代曆學尚有影響：

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

後來一行深受術數家的推崇。『宋史·藝文志五』的五行類列出他的著作十四種。這些是否一行的真實著作，並非最緊要的問題。我們從此可以看到在宋代術數家心目中一行的地位，也就是佛教和術數家的合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時期術數家往往兼習等韻學的傾向。下面試舉二例：

楚衍，開封柞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曆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天聖初，造新曆……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宋史·方技傳下』）

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字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韻總序）

此所謂『四聲字母』、『字母輕重』均指佛教系統的等韻學，與官韻等儒家正統音韻學性質不同。楚衍精于數學、曆學，鑒聿研究易學、占卜風水、醫學，兩人的治學方向比較接近。這兩例說明，北宋術數家往往兼學等韻。這一點爲了理解兩宋音韻學史不能不注意。『河南程氏遺書』卷一端伯傳師說云：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

姓名，理由此也。

這種形音義的「氣理」相關的思想也見于王安石（1021—1086）的『字說』⁵²，在十一世紀後期普遍流行。可能此種思想源于「聽聲」「相字」⁵³的術數家。爲了「聽聲之精」，需要系統地分析聲音。楚衍等人研究等韻學，其目的估計就在于此。

現在略爲總結一下：律曆術數和音韻學在東漢時期開始交流，形成了所謂「五音之家」。佛教東傳，推動了中國音韻學和語言神祕思想的發展。在密教悉曇學的影響之下出現的等韻學，以闡明語音爲核心目的，把語音現象歸納成一套極有規律的系統。密教認爲語音系統代表神祕意義，這思想促使等韻學與傳統術數家相靠近。由于這些原因，宋初可能出現了一種帶有濃厚的術數氣味的等韻派音韻學。⁵⁴

第三章 邵古『正音』與邵雍『皇極經世』

三、一 『皇極經世』的師承

邵雍（1011—1077），字堯夫，號康節。著書有『皇極經世』十二卷、『伊川擊壤集』二十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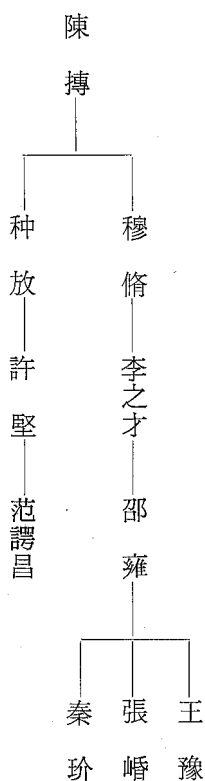
關於他的『皇極經世』的思想來源，馮友蘭一九五〇年指出的有「附在道教中，傳授不絕」的「緯書中之易說」（八三〇頁）、及唐僧宗密（780—841）『原人論』所論「世界之成住壞空」（六四九頁）。侯外廬一九五〇、三浦國雄一九五三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但是，上海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皇極經世』共有十四冊，自卷一至卷六的七冊是著名的「世界年表」，自卷七至卷十的六冊是下面要討論的『聲音唱和圖』，自卷十一至卷十二是文字說明，僅有一冊。就是說，『聲音唱和圖』約占全書的一半，在邵雍思想體系中地位相當重要。可是，最近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大部分忽略這一部分。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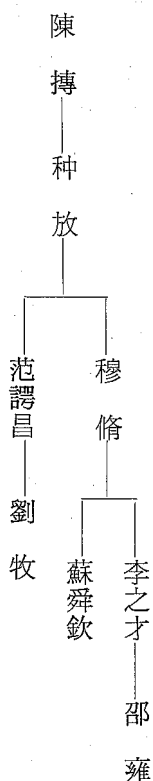
作者認為，『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構成邵雍思想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就『聲音唱和圖』的淵源問題，前章所論的宋初等韻學和術數家的交流情況需要予以重視。從邵雍思想師承的譜系上，也可以得出一些線索。

邵伯溫（1057—1132，邵雍子）和他的學派主張『皇極經世』的思想淵源出于陳搏（？—989）。邵伯溫『易學辨惑』和寫于大觀元年（1113）的晁說之（1059—1132）『傳易堂記』（『嵩山文集』卷十六）都記錄其譜系，而稍有不同：

邵伯溫『易學辨惑』



晁說之『傳易堂記』



『傳易堂記』云：「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爲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之由」。同出于邵伯溫的兩種譜系互相不一致，已經有點可疑。而且經過諸家考證，發現這些譜系問題極多，可信的只有穆脩以下的一段。

還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師承傳說。謝良佐（1050—1133）『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困學紀聞』卷一所引佚文）云：

安樂邵先生（雍）『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邵古）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宿），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⁵⁷

據此記載，邵雍的學說實際上是有其繼承父親邵古（966—1044）的，而邵古是受僧徒傳授的：⁵⁸



謝良佐登元豐八年（1085）進士，跟邵伯溫同時代。謝氏明言邵古父子的繼承關係，邵伯溫和晁說之却隻字不提，這是很不自然的事。謝氏的文章題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可以看出他有意補充晁氏所未言的事實。

那麼，邵古在易學方面有何成就？其理論有何特點？

晁公武（紹興二年〔一二三二〕進士）『郡齋讀書志』卷一（王先謙校刊本）云：

邵古『周易解』五卷。右皇朝邵古天叟撰。古，雍之父也。世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七十九。其學先正音、文云。

邵古確有易學著作，其注釋着重于正音正字。這記載跟下面一段陳繹（1011—1080）『邵古墓銘』（『皇朝文鑑』卷一百四十三）的敘述相符：

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⁵⁹

邵古的文字音韻學著作已經散失，僅有一些佚文散見于諸書。據這些佚文考察，他的理論和『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的共點頗多（詳見下文）。張行成、祝泌、袁桷（一二六六—一二七五）也認爲邵雍受到邵古的影響⁶⁰，可以作爲旁證：

聲律之學，本出於伊川丈人（邵古）。康節祖述之，小有不同。要之理則皆通。（張行成『易通變』卷十九）

今古樂既亡，無能正之者。康節之父邵天叟乃獨得其說，而著書以續古樂之遺響。康節又以所得于方外者，著定以觀萬物之數。（祝泌『觀物篇解』卷十）

很有可能，邵古易學的特點在于文字音韻理論方面，而『皇極經世』的『聲音唱和圖』部分也承襲邵古的見解。這個假設並非憑空想像，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中看到明證。

既然如此，邵伯溫、晁說之等人的記載中不出現邵古，應該有其原因。謝良佐提到廬山「老浮屠」，暗示邵古易學和佛教的關係。況且從『正音』佚文和『聲音唱和圖』的內容特點看，邵古父子的音韻學非常特殊，運用許多術數家的概念。作者推測，邵古根據術數系統的等韻派音韻學編造自己的體系，也受到了佛教的影響。邵伯溫想建立正統的『周易』師承譜系，不願意讓佛教、術數摻雜在裏面。所以他故意隱蔽了邵古、邵雍的師承，只強調了陳搏到邵雍的譜系。

事實上，『皇極經世』是把李之才、邵古兩人的學說綜合起來，再加上自己獨到的見解的。下面討論邵古的學說特點，試與邵雍比較一下。

三、二 邵古『正音』

邵古的音韻學的概略，通過『正音』佚文尚能窺見。引用『正音』的有：張行成『易通變』卷十九、王應麟（二三—二九）『困學紀聞』卷八（『玉海』卷四十五末引文略同，但未注出書名）、鮑雲龍『天原發微』卷十、『性理大全』卷八所引鍾過『皇極經世類要』⁶²（？）。其中最完整的是『易通變』引文，前面題為『正音敘錄』，並附治平二年（1063）的邵雍原序。雖然可能經過張行成等人修改和增刪，下面引用的部分與其它三書引文大同小異，也和陳繹『邵古墓銘』所提到的『正音』等書的特點不矛盾。因此，我們可以相信『正音敘錄』不是託名邵古而寫的著作，基本保留『正音』的原貌。『正音敘錄』云：

天有陰陽，地有柔剛，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春夏秋冬備焉，一柔一剛交而東南西北備焉，一闢一翕交而

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春夏秋冬備而萬情生焉，東南西北備而萬質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成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闕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聲音之道各得其正矣。

日生律，月生呂，星生聲，辰生音，金成律，土成呂，火成聲，水成音。日月星辰金土火水正而天地正焉。是故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律爲君，呂爲臣，聲爲父，音爲子，律爲夫，呂爲婦，聲爲男，音爲女。君臣父子夫婦男女正而人道正焉。是故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道矣。

可見「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等『漢書·律歷志』的影響很大。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被認爲邵雍所首創的概念，如「日月星辰」等四分法，很多已經出現在『正音敍錄』中。下表對比『正音敍錄』、『皇極經世』的數和用語，兩書的繼承關係不容置疑。

邵古『正音敍錄』	邵雍『皇極經世』	
日月星辰 金土火水 平上去入 開發收閉 陰陽柔剛 闕翕	日月星辰 水火土石 平上去入 開發收閉 陰陽柔剛 闕翕清濁	天 地 聲調 等位
日10月12星10辰12	太陽10太陰12少陽10少陰12	

金 ¹⁰ 土 ¹² 火 ¹⁰ 水 ¹²	少剛 ¹⁰ 少柔 ¹² 太剛 ¹⁰ 太柔 ¹²
正律之用數 ¹¹²	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 ¹¹²
正呂之用數 ¹⁵²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 ¹⁵²
正聲之用數 ^{17,024}	水火土石之化數(植數) ^{17,024}
正音之用數 ^{17,024}	日月星辰之變數(動數) ^{17,024}
(邵古未言)	
動植通數 ^{289,816,576}	

邵雍把「金土火水」改為「水火土石」，並改動了數的名目。但大部分的用語和數字都襲用『正音敍錄』。

邵雍不僅採用『正音』的用語和數字，也繼承了一些觀點。例如關於人和禽獸的聲音，兩人的看法完全相同：

萬物之音，各得其一焉。唯人也獨能兼於萬物。惜哉人之不自知其貴也。([正音敍錄])

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觀物外

篇上]。此條據『邵子全書』本補。)

又如『皇極經世』卷十一上『觀物內篇四十一』的下面一段，跟上引『正音敍錄』開頭部分內容相同：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

邵古的音韻學的特點在於「正(規範化)」。

如『正音敍錄』云：前世所行之事，今世所憑者書也。今世所行之事，後世所憑者書也。觀其書，必知其事之所在。故音不正則辭不備，辭不備則事不明，事不明則安有不害於道者哉。然則意不在辭，事不在音，非辭非音，其意與事可得而知耶？是故古之學者必先正音，其次正言，其次正辭，其次正事。以聲正音，以書正言，以文正辭，以理正事。音言辭事正而道不正者，

未之有也。

『正音敍錄』又論到方言訛音，以爲「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生乎曲說，幡然淆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惡能正之哉」。看來邵古希望用等韻圖形式來提出一套理想準確的語音系統，以統一方言。這種思想使人聯想到上文二、二引述的佛教「聖語」觀念。

「正聲正音」的語音系統，除了「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兩種術語而外，現僅存聲母系統方面的資料。祝泌『皇極數起例』舉出『皇極經世』的「地之全音（代表聲母和等位）」一百九十二格而云：

已上地之全音百九十二，有如音分三十六母出於釋氏。今人習之，不知脣音既分輕重，則舌頭音便是重、舌上音便是輕也。齒音又分二等，則牙喉音豈可單行？伊川大人乃康節之父邵天叟名古，既精於音義，沿分二十四位母，而分輕重。其法亦是數之自然，非強添也。今所排諸字皆與古今同，只是脣齒喉音有變處。蓋於三十六母中分出四十八母，則其分出者宜與古異也。其他義如前。

「沿分」一作「不分」。如據「沿分」，邵古已經定出二十四字母的框架；如據「不分」，他沿用三十六字母，再仿效脣舌齒音的體例區分了牙喉音八母的「輕重」^①。無論如何，「今（『聲音唱和圖』）所排諸字與古今（「今」字疑衍）同，只是脣齒喉音有變處」，說明邵氏父子所用的聲母代表字出入不多，只是脣齒喉音聲母有些變化。既然如此，邵雍「二十四母（分清濁，四十八母）」的實質與『正音』差異不多。

三、三 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

上文（一九頁）已提到，對邵雍的思想體系，『皇極經世』的「世界年表」和『聲音唱和圖』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世界年表」表現世界從生成到消滅的全部循環規律；『聲音唱和圖』表現世界所有的聲音，聲音又代表「數」，「數」又代表事物的

盛衰。換句話說，「世界年表」為經，「聲音唱和圖」為緯，互相配合構成宇宙間萬物轉變的公式。^②

「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直齋書錄解題』卷一『皇極經世』）的『聲音唱和圖』，是漢代以來的語言神祕思想和律曆思想的集大成。前面已經證明，邵雍的語言神祕思想出自邵古。關於律曆思想，邵雍也予以相當的重視，認為『周易』、『太玄經』的「數」的體系確是與宇宙的運行規律相符合。

落下闕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觀物外篇下』）

落下闕改『顓頊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觀物外篇下』）

邵雍還有一種著作『太玄準易圖』（已佚）。從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嵩山文集』卷十）錄載的原序和要點看，是一部研尋曆理和『周易』、『太玄經』的關係的圖表。這些事實表示，從語言神祕思想發展的流變而論，邵雍「聲音律呂之學」是源遠流長的。另外，也要考慮印度語言神祕思想的間接影響。

下面且把『聲音唱和圖』中的「數」的成分和語言神祕思想的因素，試舉幾例：

(1) 『聲音唱和圖』採用「天聲十（主元音、韻尾、聲調）」「地音十二（聲母、介音）」的系統，根據『漢書·律歷志上』的「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易緯乾鑿度』卷上，『太玄經』卷八太玄數也有類似記載）。

(2) 「天聲」共有一百六十位，減去「無聲無字」的●四十八位，實際上只有一百一十二位；「地音」共有一百九十二位，減去「無音無字」的■四十位，實際上只有一百五十二位。這些數字在『皇極經世』的理論體系中都有其意義：

一百六十 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

四十八 陰體數

一百一十二 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

一百九十二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

四十 陽體數

一百五十二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

邵雍又附會天地運行規律解釋「無聲無字」的●：

天地之交，十之三。（『觀物外篇下』）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觀物外篇下』）

因此，「天聲」「地音」的數目以及有音無字○□的數目都經過調整，不一定反映實在的語音系統。

既然『聲音唱和圖』人爲色彩比較濃厚，有重新研究其音系基礎的必要。以前研究『聲音唱和圖』的學者，就此問題提出了下面幾種看法：

(1) 周祖謨一五三：「邵氏之書不廬爲洛邑之方音，亦卽當時中州之恒言矣。」周先生所學的根據有：(a)「(雍)居伊洛間垂三十年，是其音卽洛邑之方音矣」；(b)邵雍『伊川擊壤集』以及河南人氏二程、尹洙、陳與義詩篇押韻反映的音系，與『聲音唱和圖』「若合符節」。李榮一九五云：「根據他（邵雍）的說法，可以考知十一世紀中葉的若干音韻現象」。他們兩位都認爲『聲音唱和圖』代表邵雍在世時期的標準語音。

(2) 陸志韋一九四一面懷疑「他的圖能不能代表一種方言的音韻系統」，一面肯定「不像是憑空創造的」、「雖然完全用今音附會術數，倒並沒有用假古音」。陸氏沒有明言其音系基礎。

(3) Yakhotov 一九六〇注意到中古 **k* 尾入聲字在邵雍的音系中跟二合元音字相配的現象（如「刀早孝岳」「毛寶保霍」「牛斗奏六」）。基于：(a)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古 **k* 尾入聲字變爲二合元音舒聲字的只出現于北京、河北中南部；(b)

邵雍的家世出自范陽（即現在的北京市附近^⑧），他認為『聲音唱和圖』反映的是十一世紀范陽音系。

目前多數學者採用第一種學說，認為『聲音唱和圖』代表十一世紀中期的標準語音。

但是，詩詞押韻不能確切地表示語音現象的詳細情形和具體年代^⑨。我們在三、二推測，邵古、邵雍父子所採用的音系基本相同，而且邵古『正音』是經過反覆考慮編造的一套理想音系。俞昌均一九六六嘗指出：「（邵雍）編寫『聲音唱和圖』的動機，大概由於他的語言哲學」，「所以他的韻圖企圖描寫音韻的普遍體系^⑩」。只要再把邵氏父子的關係補充一下，這論斷是很準確的。不過，儘管是人為的理想音系，完全脫離現實語音的可能性倒不很大。例如『正音敍錄』反對四方訛音的「輕重深淺」，力求定出「正聲正音」。可能『聲音唱和圖』（或『正音』）反映的是比十一世紀中期更早階段的北方語音，有些部分參考各地方音折衷而定。

第四章 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邵雍綜合起來的「聲音律呂之學」，在正統易學中無人繼承，『皇極經世』也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王湜『易學』等是屬此一派的注解書籍。特別南宋以降的『皇極經世』學派起了變化，逐漸向術數家接近^⑪。例如張行成『易通變』卷二十九「經世撰著法」是其濫觴，甚至『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一著錄的永樂大典本『皇極大定動數得一論』一卷、『皇極數』三卷、『皇極生成鬼經數』一卷、『龜鑑易影皇極數』一卷，跟『皇極經世』幾乎無關。在「聲音律呂」方面，代表這個傾向的有祝泌。

祝泌，字子涇，號觀物老人，江西鄱陽人，著有『觀物篇解』十一卷、『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一卷（淳祐元年〔二四二〕序）、『皇極經世鈐』一卷、『皇極數起例』一卷（端平二年〔二三五〕序）、『觀物篇斷訣』一卷（戊戌年序）、『六壬大占』一卷（嘉

熙三年〔二三九〕序〕等著作，全部現尚流傳。⁸³『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觀物篇解』提要云：「蓋其學雖宗康節，而亦自別有所得。故其例頗與『經世書』不符，而其推占亦往往著驗」，周祖謨『三曾經批評』：「祝泌黃畿者流，……解此書（『皇極經世』）喜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蕪雜支蔓，玄而不根，無足取焉。」

竊以爲祝氏著作在音韻學史上的意義，就在于「以聲起數，以數合卦」。邵古定出了理想音系，邵雍利用語音表現萬物的變化。祝泌却利用語音推斷吉凶，此即他和邵氏父子最大的不同之處。

蓋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王冰曰：「人不與萬類同。五蟲之中，惟人應于納音，餘皆不應。故納音主人民災。」（『觀物篇解』卷十一）

這顯然是二九頁所引的邵氏父子思想的演化。天地之間，只有人類纔能發出一切聲音，聲音體系和萬物相配。所以根據某人發出的聲音可以逆推他在萬物中間現在所占的位置。祝氏舉出具體占卜方法云：

又假令人來占事，說「今則欲如何」，則用「今」字算。或言「僭欲浼算」，則用「僭」字算。「特來求算」，則用「特」字算。或未言先咳嗽，則用咳嗽之聲算。或噓歎而言，則用噓歎之聲算。若先言「少稟」，則用「少」字算。「少」字在二十九條字韻，屬日月聲輕夫卦，則夫卦居左；其「少」字是齒音第四手字姆收音輕，屬比卦，則以比卦居右。外卦成困，內卦成否。『既濟圖』⁸⁵困否是會之元之運之元，入『卦一圖』⁸⁶大有卦，吉也。其數六兆五千萬億。第四聲屬丁，齒音四屬亥，四與十得四十六數，去三十而用十六乘之，則得百兆之數也。數內隱天山遯卦，功成身退之象也。（『觀物篇解』卷十）

方法極爲煩瑣，利用多種圖表（如『既濟圖』『卦一圖』）從語音推出一卦，以斷吉凶。

但其實際內容比較簡單。下面根據祝泌的舉例介紹大概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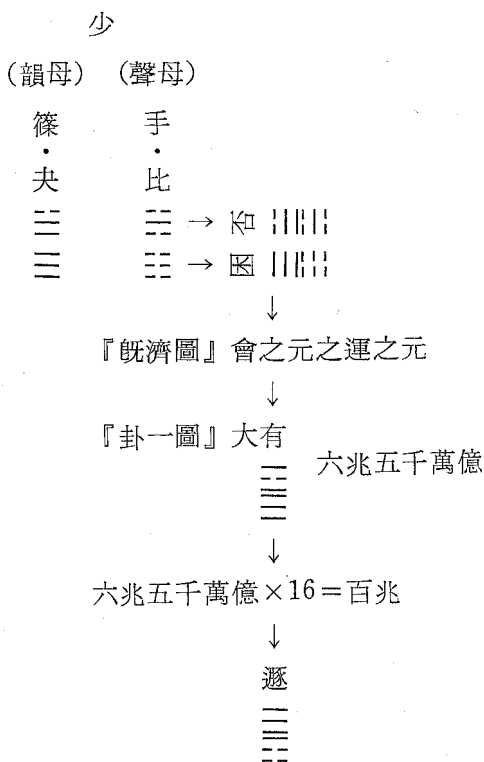
- (1) 把對方發出的開口第一個音「少」分析成韻母（二十九條）、聲母（四手）。然後查閱圖表（即『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卷首的『一百十二聲目錄併八卦』『一百五十二音八卦』尋出與韻聲母相配的兩卦(夬、比)。

(2) 把夬(左)、比(右)兩卦排在一起，從右方看，定出外卦(困)、內卦(否)。按『既濟圖』，困否兩卦相當于「會之元之運之元」。再查閱『卦一圖』，知道現在的狀態是大有，吉。相當于大有的數是六兆五千萬億(會10,800×元129,600×運360×1129,600=653,034,780,000,000)。

(3) 據『皇極經世』的音系，二十九條韻屬於天聲第四(丁)，四手母屬於地音第十(亥)。以後怎樣從四與十得出四十六，為什麼要從四十六減去三十，尚未詳明。六兆五千萬億乘十六約得一百兆(653,034,780,000,000×16=10,448,556,480,000,000)，相當于遯。

可以看出，最大的關鍵是語音分析。如果得到語音分析的結果，可以機械地推算下去。所以這一派術數家必須掌握語音分



一百十二聲目錄併八卦											
日月星辰之日聲											
甲	歌	五十三	乾	十日聲	夬	上月日聲	大有	去聲	大壯	入辰日聲	薛
乙	陽	六十二	坤	六十二	養	樣	籟	藥	薛	甲	薛
丙	先	七十一	仙	五十五	獨	輪	散	昌	薛	甲	薛
丁	寒	八十一	歡	五十一	緩	輪	末	昌	薛	甲	薛
戊	蕭	九十一	宵	五十二	巧	効	藥	覺	末	昌	薛
己	小	全	笑	藥	覺	末	昌	薛	甲	薛	薛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圖一）共八十圖。聲母名稱採用邵雍的一百五十二音（排列方法沿用一般等韻圖的體裁），韻母名稱採用二百六韻，按照『聲音唱和圖』的清濁、開發收閉分圖。它橫列聲母，縱列四聲相承的四韻（入聲兼配陰陽聲），各韻分四等，體例極類似于『韻鏡』、『七音略』。首附『一百十二聲目錄併八卦』和『一百五十二音八卦』，以便找出相應的易卦。祝泌說明其編寫過程云：

『唐韻』皆中州之聲音，『皇極』字姥間有川蜀之聲音。如以「卦」爲「夬」、「爻」爲「贅」、「呋」爲「沸」之。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

[illegible][illegible]

類。今不可用蜀音。^①（『皇極經世解起數訣·韻例』）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根據幾種等韻圖改編而成，又按代表「中州之聲音」的『唐韻』^②音系加以修改。可以說這是一部比較保守的韻圖。例如陰陽入相配的方法頗有特色，可能利用了古音知識（昔配支清、質配脂真、職配之蒸、勿配微文）。但如「貴雌疵斯」等字列爲一等，是承襲『聲音唱和圖』的。

祝泌要使『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代表「真醇」的音系，提出一個規範。這種傾向與『正音敍錄』、『聲音唱和圖』相同，也和一些等韻學家的見解，有其共同之點。鄭樵『七音略』云：

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

鄭樵以爲，『七音略』的地位不止於一個方音的聲韻調配合關係表，是包括宇宙間一切聲音的。這種看法也可能受到邵氏父子等人的影響。

第五章 司馬光與『切韻指掌圖』的關係

五、一 僞託的原因

就司馬光和『切韻指掌圖』的關係，鄒特夫『切韻指掌圖跋』（『鄒徵君存稿』）首先指出其僞託，後來有大矢透^③、趙蔭棠^④、董同龢^⑤、九沢繼續考證，僞託說已經成爲定論。其主要論據有下面三點：

- (1) 所謂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跋』與孫觀『切韻類例序』（『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雷同，而且「治平四年予得旨繼纂其職，書（『集韻』）成上之」一段不符合歷史事實。

(2)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中未見有關於『切韻指掌圖』的記載。

(3) 孫覲、鄭樵、沈括、張麟之、晁公武等人均未提及此書。直到嘉泰三年(1133)董南一出版『切韻指掌圖』以後，纔有人談到它的內容體裁。

作者同意僞託說，並補充一點事實，這就是孫奕『履齋示兒編』引文的脫誤。孫奕所寫的原文是：

自溫公之圖出而音始定。第溫公之圖近行於世，知音尚希，故表而出之。(『履齋示兒編』卷一『不字』)

趙蔭棠引用此部分時抄漏了「近行於世」四字，諸家輾轉抄引，沒有核對原文。『示兒編序』寫于開禧元年(1135)，「近行於世」應指董南一的嘉泰三年(1133)刊本。據此四字，可以知道『切韻指掌圖』在董南一刊刻之後纔開始流行。

『切韻指掌圖』託名于司馬光(1011-1086)，有何原因？對此一點，過去諸家的論著說明不十分清楚，僅注意到司馬光德才兼備，又主持『類篇』纂輯工作等方面。當然，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以此還不足解釋『切韻指掌圖』的全部特點。爲了全面解釋『切韻指掌圖』的流傳過程，非考慮「聲音律呂」一派術數家的影響不可。下面分項討論『切韻指掌圖』中所能看到的術數家的痕跡，以及託名于司馬光的經過。

(1) 『切韻指掌圖』卷首的掌圖

如『四部叢刊續編』所收影宋抄本等卷首附有掌圖(圖二)，手掌上列出三十六字母。董同龢^[19]以此掌圖作爲例證之一，支持了張政烺的見解：「他(張政烺)疑心『指掌圖』是南宋時期一個江西和尚做的」(董同龢^[19]四四、八六頁)。這掌圖與密教的三昧耶形(圖三)非常類似，我們不能不推想『切韻指掌圖』和密教發生過關係。

不過，這掌圖不一定是在密教直接的影響之下出現的。據現存資料看來，用掌圖形式表示訣要的，主要是術數家。例如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卷首『二十四音上掌式』(圖四)列出二十四字母，陳元靚(理宗時人)^[20]『事林廣記』壬集卷七『論



圖三 五部心觀不空成就如來三昧耶形
(1939年日本園城寺影印本)



圖二 切韻指掌圖掌圖
(四部叢刊續編本)



圖五 事林廣記壬集卷七掌圖
(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刊本)



圖四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掌圖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抄本)

命括例·十二生肖掌訣』(圖五) 列出十二支，都在手掌上寫出一套術語。可能這些掌圖形式是『皇極經世』末流所習用。^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皇極生成鬼經數』提要云：

其法以手掌四指節起十二時，而以正節當生數、爲化星，一爲貴、二爲劫、三爲文。依此推之，而參以甲子納音，以斷吉凶。

『切韻指掌圖』附有的掌圖，據這幾例推測，應該表示其術數色彩。要不然，我們不容易說明它的來源和用途。

(2) 董南一序的「三百八十四聲」

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云：「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列爲二十圖。」董同龢^九只注意到『切韻指掌圖』每一圖有五百九十二格（按：實際僅有三百七十二格），跟董序的數字不一致。由于董序這一段文字與『四聲等子序』雷同，董同龢以爲「董序盲目的抄『等子』序而出了岔子已無疑義」，懷疑「有人在冒董氏之名刻書」（董同龢^九四，八六頁）。

值得注意的是，「三百八十四」有術數學上和密教悉曇學上的意義。『皇極經世』卷十二下（『觀物外篇下』）云：「『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唐僧智廣『悉曇字記』舉出的梵文字母「生字三百八十四」等例子爲數不少。就是說，特別對術數家，「三百八十四」是一個神祕數字。董南一沒有拘泥實際數目，也許原因在此。

(3) 司馬光和術數家

前面兩點是『切韻指掌圖』和術數家的關係內證。除此以外，上文所討論的等韻學和術數家的交流，也是有力的旁證。下面要分析的是，司馬光和術數家的關係問題。

司馬光的著作中有『溫公易說』、『太玄經集注』、『潛虛』，在宋代象數易中有重要地位。律曆方面著作有『太玄曆』，利用『太玄經』的體系尋繹曆理。後來晁說之把它和邵雍『太玄準易圖』合爲一書，編了『易玄星紀譜』二卷。他又精通樂律，跟范鎮進行過長期的論爭。^⑥據此幾點，司馬光已經有資格成爲術數家的祖師。但最重要的條件是他和邵雍的友善來往。南宋

以降的『皇極經世』系統術數家均相信司馬光是邵雍的親傳弟子：

『先天易鈴太極寶局』二卷。右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郡齋讀書志』卷一）

司馬公居洛，與康節游，傳其易學。公嘗言「『太極圖訣』，堯夫盡以見傳」，是也。公知四易獨『歸藏』未顯，廼以先天物數述爲『潛虛』，於是四易皆有書矣。（『易通變』卷四十『四易本原』）

康節起數之法有所傳十四圖，張文饒（行成）得於蜀中估籍吏人家，因敷衍之爲『皇極通變』，發明處甚多，而支蔓處亦多。此牛無邪所傳司馬文正之言曰：「皇極圖訣，堯夫盡以見傳」者也。（『皇極起數例』）

可見，在南宋時期一些術數家心目中，司馬光享有亞于邵雍的地位。所以把『切韻指掌圖』託名于司馬光的，非常可能是傳習「聲音律呂之學」的南宋術數家。如上所言，他們的占卜完全依靠語音分析，需要查音方便的等韻圖。『切韻指掌圖』是術數家自己所編，還是借用現成的等韻圖，已經無法考證。反正，字母分三十六行，韻母經過適當歸併的『切韻指掌圖』在實用上比較方便的。再冠上司馬光序，就成爲術數家和一般士人雙方所宗奉。

只是『切韻指掌圖』採用三十六字母，這一點與『聲音唱和圖』、『皇極經世解起數訣』等不一致。也有可能，使用『切韻指掌圖』的人不一定屬於『皇極經世』系統。

五、二元代以降對『切韻指掌圖』的評價

『切韻指掌圖』和術數家的關係，宋代文獻中未見有任何記載。到了元代，開始有人作出肯定的說法。袁桷『答高舜元十問』云：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於世。溫公『切韻（指掌圖）』皆源於此。（『清容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無名氏編『皇極經世書附錄』⁽⁹⁸⁾簡述『皇極經世』歷代師承，在司馬君實條下特地提到『切韻指掌圖』：

曾學『易』於邵堯夫，作『潛虛』、作『聲韻指掌圖』。

這些敘述，透露了元人對『切韻指掌圖』的看法。他們以為『切韻指掌圖』與『聲音唱和圖』有關，是繼承邵雍『聲音律呂之學』的韻圖。

朝鮮李朝初期的語言學，受到了宋元性理學的強烈影響。⁽⁹⁹⁾因此，我們在朝鮮音韻學著作中也能發現元人這種看法的遺跡。李朝世宗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的申叔舟『東國正韻序』概述中國音韻學史云：

是故庖犧畫卦，蒼頡制字，亦皆因其自然之理，以通萬物之情。及至沈（約）、陸（法言）諸子，彙分類集，諧聲協韻，而聲韻之說始興。作者相繼，各出機杼，論議既衆，舛誤亦多。於是溫公著之於圖，康節明之於數，探賾鉤深，以一諸說。

申氏把司馬光和邵雍相併而論，說明象數思想對朝鮮音韻學的影響之深，也說明『切韻指掌圖』在宋元音韻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隨着象數易、性理學的衰落，有關「聲音律呂」的知識逐漸被人忘却。明清以降已經不大人看出『切韻指掌圖』和術數家之間的蛛絲馬跡。但是，利用等韻圖的，主要還是道士僧徒。程明善『嘯餘譜序』（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云：

黃冠符呪亦有其聲而無其字，梵門密語雖有其字而難其聲，往往宗司馬等韻。吾儒反鮮有及者，幾希一脈，不絕如縷。雖然程氏所言的是『切韻指掌圖』與道佛二教的關係，亦可以窺見它的流傳有些特殊性。⁽¹⁰⁰⁾

結束語

上面我們簡單描寫中國音韻學史上術數思想和語言神祕思想的影響。本文只寫到了南宋時期『切韻指掌圖』流傳的問題，但等韻學跟術數思想的交往，直到清代沒有斷絕。例如方以智（二二一—二二六）『切韻聲原』（『通雅』卷五十）應用易學理論



圖六 等音二十一母指掌圖
(花薰閣詩述卷十)

解釋語音，馬自援『等音』⁽¹⁰⁾尚用掌圖形式列舉二十一母（圖六），以江永爲首的徽州審音學派運用象數概念而豐富自己的音韻學等。就這些問題，拙作（平田昌司一九九）已有論述，茲不重複。

大概『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和『切韻指掌圖』只不過是兩個比較突出的例子，其它等韻圖也可能或多或少吸收了術數系統語言神祕思想。至于這種思想對等韻圖音系的具體影響，本文未能舉出例子。

注

* 本文定稿前承黃耀堃兄提出不少寶貴意見，在此基礎上做了一次全面的修改。但如有不妥之處，則責在作者。黃兄即將離日回港，謹此表示謝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

(1) 明『正統道藏』本『皇極經世』卷七至卷十。原書不見『聲音唱和圖』

(2)

的名稱。四部備要本、『邵子全書』本等係明人改編本，已失去原貌。本文以上海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爲底本，參校『邵子全書』本『中國子學名著集成』。

請參看小川環樹一九三。等韻圖的產生，與唐代密教的流行有關係。在古代日本，研究等韻學的僧徒大部分屬於密教系統（請參考馬淵和夫一九六三）。

- (3) 「胡僧了義」，未詳。
- (4) 請參看尾崎雄二郎^{九七}a。
- (5) 鄭樵『七音略』：「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 (6) 在宋代，最關心小學的可能是佛教僧徒。鄭樵『校讐略·求書之道有八論』云：「小學文字之書，可以求之釋氏」。小川環樹^{九八}討論宋遼金時期字書的發展和佛道二教的關係。
- (7) 日語原文：「韻圖は」胡僧が、漢土の言語を習得するための便宜として、その豊富かつ精密な梵語學の知識を動員してこしらえたもの」。
- (8) 請參看李榮^{九六}，二七頁。
- (9) 如「五音（宮商角徵羽）」、「清濁」等。
- (10) 馮友蘭^{九四}根據『左傳』僖公十五年等記載，討論象數學上「物象數」的相關（四八頁）。
- (11) $216 = 36 \times 6$ $36 \times 6 \times 6$
 $144 = 36 \times 4$ $24 \times 6 \times 6$
 $11,520 = 36 \times 32$ $192 \times 24 \times 3$ 192×3
- (12) 「十二律」再分成「六律」「六呂（同）」。
- (13) 請參看楊蔭瀏^{九〇}，四一四及四一八頁。但『周語下』五音中僅出現宮、羽、角。
- (14) 請參看吳南薰^{九四}，四一頁。
- (15) 「國語·周語下」的「王將鑄無射」條的說明，已經可以看出此種傾向。
- (16) 「周禮·春官·大師」也可以參考。
- (17) 請參看山田勝美^{九四}，六一頁。
- (18)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姓氏條云：「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
- (19) 關於「論名」，詳見『潛夫論·卜列』。
- (20) 周祖謨^{九五}以為古書上所謂「內言」指低元音，「外言」指高元音。王充的「外內」所指究竟如何，尚需研究。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

- (21) 請參看馮友蘭^{九四}，四八一五頁。
- (22)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京房條云：「其說（焦氏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
- (23) 提出「三百六十律」的有宋人錢樂之、梁人何重。請參看吳南薰^{九四}，二九一頁。
- (24) 惠棟『易漢學·孟長卿易上』《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三十九
- (25) 「京氏易傳」卷下：「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
- (26) 納十二支說比較煩瑣，茲不引用『京氏易傳』原文。請參看高懷民^{九七}，二七一五頁。
- (27) 這由于以十干勉強配合八卦。詳見高懷民^{九七}，二四八頁。
- (28) 高懷民^{九七}，七一八頁已經注意到這一點。
- (29) 請參看黃宗義『易學象數論』卷一納音條。
- (30) 焦循『易圖略』卷八「論納音」《皇清經解》卷一一六云：「納音京氏所不言，亦未有用以說『易』者。蓋西漢末緯家所造，而又謬悠。」小澤文四郎^{九七}（三三頁）認為京房易說中已有納音。
- (31) 請參看劉盼遂^{九五}、錢鍾書^{九六}（七六一七頁）。
- (32) 「五姓」指姓氏和五音的歸屬關係。
- (33) 「舊唐書·方伎傳」的尙獻甫、嚴善思條舉出實際占例。
- (34) 「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是其重要成果。請參閱與膳宏^{九三}，二〇一七頁。
- (35) 如朱廣之『疑夷夏論』《弘明集》卷七等。
- (36) 趙陸榮^{九七}，六一〇頁。
- (37) 陳寅恪^{九五}。
- (38) 尾崎雄二郎^{九七}b。
- (39) 詳見中村元^{九六}，三一五頁、二六二七頁。
- (40) 密教否定這種說法，以為梵文從大日如來出生。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

經疏」卷十四「字輪品」云：「然此諸字，皆是如來以加持神力從如來內證體性而流出之」（『大正藏』三十九卷，七三頁b）。

- (41) 「真文」即「天書」，傳說經過幾次解釋後變成人間通用的漢字。請參看「無上祕要」卷二十四「真文品」、「雲笈七籤」卷七「說三元八會六書之法」。

- (42) 詳見 Allen 1953。

- (43) 這種思想也許源於印度語法學家對吠陀的看法。請參看中村元一九五，三三頁。

- (44) 例如等韻圖的「轉」是借用悉曇學用語的。請參看周祖謨一九五。

- (45) 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一「入真言門住心品」：「入真言門，略有三事。一者身密門，二者語密門，三者心密門」（『大正藏』三十九卷，五〇頁b）。

- (46) 請參看戴內清一九九，一七一—一九頁。

- (47) 瞿曇悉達「大唐開元占經」，不空譯「宿曜經」、日本安然「悉曇藏」等包括大量的這方面的資料。

- (48) (1)伯〇三「守溫韻學殘卷」標題上畫有火焰的圖案，令人懷疑跟密教佛畫有關。(2)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見於日本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承和十四年〔八四三〕成書）：「九弄十紐圖」。利用這目錄編錄的安然「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卷下（元慶九年〔八六五〕成書）也收「九弄十紐圖（仁）」，並且安然沒有收進外典。圓仁、安然均屬密教系統。這兩點暗示守溫、神珙和密教的關係。

- (49) 收于「新唐書·曆志」三上下、四上下。

- (50) 「困學紀聞」卷一「古易五家」條云：「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子夏傳爲正。」

- (51) 戴內清一九九，一〇〇—一〇一頁。

- (52) 請參看「臨川先生文集」卷五十六「進字說表」、卷八十四「熙寧字說序」。

- (53) 錢鍾書九元，九七一—九六頁。九六頁云：「（相字）入宋而自立門戶，與龜

策、星命、風水分庭並峙，幾若妖妄術數之四岳焉。」這種趨勢和利用音韻學的「聽聲」的發展相輔相成。

- (54) 黃耀堃一九〇認爲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的「五音」是「用作占候的方面」（六頁）。如果這樣，術數系統音韻學的起源還可以上溯到九世紀前期。

- (55) 劉蔚華一九〇注意到這方面（六頁），但記述過於簡單。

- (56) 今井字三郎一九九，二一〇頁；侯外廬一九九，五三頁。

- (57) 「文恭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不能發現有關邵古的記載。

- (58) 今井字三郎一九九的七一九頁討論僧壽涯和周敦頤之間的師承關係，並引用「東都事略」卷七十一考證胡宿和僧徒的交往，可供參考。

- (59) 「古今切正」四字，可能是「把古今（的文字音韻）改正得很準確」的意思。

- (60)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觀物篇解」提要也採用此說。

- (61) 今井字三郎一九九，空一九頁。

- (62) 「性理大全」未列引用書目，僅舉作者姓氏。

- (63) 「困學紀聞」作「金木水火」。

- (64) 狩野直喜一九〇以爲這些四分法跟佛教的四大說相似（三四頁）。請參考注（63）。

- (65) 「皇極聲音數」（『嘯餘譜』所收。此書是祝氏著作的縮寫本）引文有些異同，下作注記。

- (66) 「皇極聲音數」作「丈人」。

- (67) 「皇極聲音數」作「不分」，字義較勝。

- (68) 「皆與古今同」文義不很通順，疑有誤。

- (69) 「皇極數起例」「蓋」字下空十一格。

- (70) 牙喉音分輕重，可能反映三四等字的顎化。

- (71) 請參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序」。

- (72) 「漢書·律歷志上」：「漢興，……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

- (73) 「（射姓）願寡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方

士唐都、巴郡落下閭與焉。」

- (74) 『漢書·揚雄傳下』：「『太玄』分爲三卷，曰二三，與『泰初歷』相應。」

- (75) 『尙書·洪範』：「建用皇極」孔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 (76) 「天聲十」中的「三」，爲什麼可以比於十二時中的三時，難以解釋。此種相配現象也見于『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

- (77) 邵雍的曾祖父令進從范陽遷居到「衡漳（河北省南部）」，父古又遷居到「共城（河南省輝縣）」，所以邵雍保持范陽方言的可能性並不很大。請參看陳繹『邵古墓銘』、程顥『邵堯夫先生墓誌銘』（『河南程氏文集』卷四）。

- (78) 周先生歸納汴洛文士詩詞押韻中的語音現象，多云：「自唐代已然，五代時即已如是」。

- (79) 日語原文：「邵康節が」この韻圖を作るようになったきっかけは彼の言語哲學に由來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う（四八頁）；「だから彼の韻圖は音韻の普遍的體系を表わさんと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分る」（四七頁）。

- (80)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皇極大定動數得一論』提要：「蓋宋以後術數之家，大抵託邵子，以神其說。」

- (81) 『嘉靖江西通志』卷九饒州府科目云：「咸淳十年（三七四）甲戌王龍澤榜，祝泌，德興人。」阮元『礪經室外集』卷三『四庫未收書提要』據此云：「『六壬大占』一卷提要：宋祝泌撰。泌，字子涇，德興人。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年老乞休，元世祖詔徵不赴。事蹟詳『江西通志』。」但是『觀物篇解』（刊于淳祐八年（三三八））卷首稱「承直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祝泌」，卷十云：「今三十餘年學『皇極』，『皇極經世解』數訣·聲音韻譜序」（淳祐元年（三三二））云：「余老矣」。可能咸淳十年進士的祝泌（德興人）和『觀物篇解』等的作者祝泌（鄱陽人）名同入異。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

- (82) 『觀物篇解』、『皇極經世解起數訣』、『皇極經世鈐』、『皇極數起例』、『觀物篇斷訣』，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影抄南宋淳祐八年本最善，本文引文均據靜嘉堂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所收『觀物篇解』、『皇極經世解起數訣』脫誤頗多，不是足本。請參看『陌末樓藏書志』卷四十九。

- (83)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所用字母名稱，全部依據『聲音唱和圖』的一百五十二音。

- (84) 見『易通變』卷十六、『觀物篇解』卷十。四部備要本『皇極經世書緒言』卷首上『雜記諸說』云：「按圖法有『太極圖』、『分兩圖』、『既濟陰陽圖』、『八卦交爲十二辰圖』、『十二辰交爲十六位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律呂圖』、『聲音圖』，皆詳祝氏『鈐』，而邵門高弟張昞、王豫未嘗言。惟張行成『通變』始載之，自謂宋宣和中獄吏牛無邪得之司馬溫公家。或疑爲附會云。」

- (85) 見『易通變』卷十、『皇極數起例』。請參看注（83）。

- (86)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起聲音卦草』云：「動物自右觀」、「植物自左觀」。現在判斷人的命運吉凶，所以從右方看。如果從左方看，外卦成爲泰，內卦成爲節。

- (87) 據邵雍的理論，一元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會是一萬八百年，一運是三百六十年（『皇極經世』卷十一『觀物篇之五』）。

- (88) 據祝泌所述，地音由第十一開始。請參看『觀物篇解』卷七『一百五十二音圖』。

- (89) 此當即楊俊『韻譜』。詳見趙蔭棠『五音』，100—101頁。

- (90) 『皇極數起例』又云：「康節聲韻之姆，與諸韻大有不同，已嘗言其多有川蜀之語矣。今試即元之元會運世四位之聲辨之，甲聲多可个古，今舌作薛；丙聲先鈍線薛，今線薛作輪局；丁聲蕭篠嘯藥，今作蕭巧效覺；戊聲齊駭霽音，今作齊止至質。……又如清濁二十四聲，交互處亦多。如清音唇音第一、齒音第一第二、喉音第一，各有二姆；與濁音唇音三、舌音三、齒音三、喉音四、半音三，亦皆有二姆。此方言之不同也。今以東南方人調聲音而用數，合以韻與切爲正。若改從蜀之聲音，

却恐投算不中矣。」這一段討論「聲音唱和圖」的韻母、聲母和祝泌音系的差異。祝氏站在「東南方人」的立場，因而對邵雍的韻系（所謂「今作某」）、聲系（反映全濁平聲的次清化和全濁仄聲的全清化）未敢全面肯定，硬說這些都是「川蜀之聲音」。我們從此可以看到南宋時期南北方音的差別。

- (92) 所謂「唐韻」，應指「廣韻」。祝泌以「唐韻」作為標準（中州之聲音），可以看出「皇極經世解起數訣」的保守態度。

- (93) 以印契等的圖畫象徵諸佛菩薩。圖三是日本圓珍（八五—八九）根據唐抄本臨摹的「五部心觀」。

- (94) 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七「歲時廣記」提要。

- (95) 「皇極經世」卷十二上「觀物外篇上」云：「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他們重視掌圖，可能源于這一段記載。這些掌圖的指甲很長，是如來八十隨好之一（《大般若經》卷三百八十二），表示它們源于佛教。

- (96) 「宋史·律曆志十四」

- (97) 「宋史·方技傳下」所記魏漢津、孫守榮的「音律」，似與「皇極經世」派不同。

- (98) 此書所錄師承譜系寫到程直方（三五—三三）而止。大約成書于元代後期。

- (99) 請參看李崇寧、元益、俞昌均、元六、俞昌均、元九。

- (100) 錢會（二六—二七）「讀書敏求記」卷一「古四聲等子」條云：「相傳『等子』造於觀音。……今僧徒尚有習之者。而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瞠目無語，相視以為絕學矣。」

- (101) 雪山山樵輯「花薰閣詩述」卷十。據趙蔭棠一九七〇，約成于康熙十三年（二六）左右（元四頁）。

- (102) 但馬氏「等音」的內容，幾乎看不到術數學的影響。掌圖的說明也是如此。

參考書目

- ALLEN, W. S. 1953 *Phonetics in Ancient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陳寅恪一九四〇「四聲三問」（《清華學報》九一二，三五—六頁）
- 董同龢一九四〇「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收于董同龢一九四〇，三一—四〇頁）
- 董同龢一九四〇「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
- 馮友蘭一九四〇「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二年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本）
- 高懷民一九七〇「兩漢易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
- 平田昌司一九九〇「審音」と象數——皖派音學史稿序說」（《均社論叢》九，三一—四〇頁）
- 侯外廬一九九〇「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人民出版社
- 黃耀堃一九九〇「試釋神珙《九弄圖》的「五音」——及「五音之家」略說」（《均社論叢》二，元—六頁）
- 黃耀堃一九九〇「有關「五音之家」資料初編（一）」（《均社論叢》二，八一—二二頁）
- 今井字三郎一九九〇「宋代易學の研究」，明治圖書出版
- 狩野直喜一九九〇「中國哲學史」，岩波書店
- 興膳宏一九九〇「文心雕龍と出三藏記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の世の宗教と文化」，三七—三三頁）
- 李榮一九九〇「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新一版
- 李崇寧一九九〇「李朝初期之韻書刊行」（《清華學報》社「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四一—五頁）
- 劉盼遂一九三〇「六朝唐代反語考」（人文書店「文字音韻學論叢」，三三—四四頁）
- 劉蔚華一九九〇「論邵雍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研究》八一三，三一—五，充此）

陸志韋一九四〇『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燕京學報》三・七一(八頁)

馬淵和夫一九三三『日本韻學史の研究Ⅰ』,日本學術振興會

三浦國雄一九三三『皇極經世書』(朝日新聞社中國文明選『史學論集』,三元一

三三頁)

中村元一九五〇『ことばの形而上學』,岩波書店

小川環樹一九五二『反切の起原と四聲および五音』(收于小川環樹一九七,四一

頁)

小川環樹一九五三『等韻圖と韻海鏡源』(收于小川環樹一九七,六一(六頁)

小川環樹一九五三『宋・遼・金時代の字書』(收于小川環樹一九七,二四一(三五頁)

小川環樹一九五三『中國語學研究』,創文社

小澤文四郎一九五三『漢代易學の研究』,作者自刊本

大矢透一九五三『韻鏡考』,作者自刊本(一九六六年勉誠社影印本)

尾崎雄二郎一九五〇a『漢語史における梵語學』(收于尾崎雄二郎一九六,七一

頁)

尾崎雄二郎一九五〇b『切韻系韻書における韻の排列について』(收于尾崎雄

二郎一九六,一〇〇(二六頁)

尾崎雄二郎一九五〇『中國語音韻史の研究』,創文社

錢鍾書一九五三『管錐編(二)』(同(三)),北京中華書局

王力一九五三『中國語言學史(第二章)』(『中國語文』,空一五,四二一(四七、四三

頁)

吳南薰一九四〇『律學會通』,科學出版社

戴內清一九四〇『中國の天文曆法』,平凡社

Yakhtonov, S. E. 1980 Pekinskoe Proiznoshenie XI v. (據古星昭弘一九六二日

譯・S. E. ヤハントフ『十一世紀の北京語の發音』,『均社論叢』二・五

一頁)

山田勝美一九五〇『一人兩姓攷』(廣島支那學會『支那學研究』六,四一(六頁)

楊蔭瀏一九五〇『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人民音樂出版社

姚榮松一九五三『切韻指掌圖研究』,臺灣師範大學

俞昌均一九五三『司馬光の切韻圖に對する』(乙酉文化社『李崇寧博士頌壽紀

念論叢』,三三(一七頁)

俞昌均一九五三『朝鮮時代世宗朝言語政策の歴史的性格』(東洋文庫『東洋學

報』九一三・四,四四一(七〇頁)

趙蔭棠一九五三『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收于趙蔭棠一九七,四一(一七頁)

趙蔭棠一九五三『等韻源流』,商務印書館

周祖謨一九五三『宋代汴洛語音考』(收于周祖謨一九六,五二(一六頁)

周祖謨一九五三『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收于周祖謨一九六,四五一(四三頁)

周祖謨一九五三『宋人等韻圖中「轉」字的來源』(收于周祖謨一九六,五七一(五〇

頁)

周祖謨一九五三『問學集(下)』,中華書局